

Marching Forward

Thinkers

掘进 电影和

李健三 著

新华出版社

Marching

Forward

Thinkers

掘进

思想者

第三卷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进, 思想者 / 看青山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66-3057-0

I. ①前… II. ①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17130号

前进, 思想者

作 者: 看青山

责任编辑: 蒋小云

封面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中尚图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40mm × 17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12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057-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问题, 请联系: 010-59603187



上部 找到理想

1. 找到理想

目录

上部 找到理想

特殊的考试	002
有缘千里来相会	009
过去是未来的阶梯	020
要憧憬未来必须直面过去	030
人生路上弯连弯	042
有后路方能从容面对	050
再会！再会！	065
往事不能不提	080
解开枷锁方能快速前行	090
重聚上海滩	099
同学会上表真意	112
前进也许就意味着分别	122

下部 向理想进发

开始新生活	128
选择校园就是选择淡泊	136
纯洁的友谊已经不是主流	146

哲学是什么	154
矛盾引领价值	167
第一堂伦理学课后	174
年少多澎湃	186
抓住了时间就抓住了一切	197
何必非此即彼	207
莫让钱成为主人	215
狼蛛行动	227
也读《红楼梦》	235
认识是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的过程	248
不愿做一个践踏生命的人	260
否定的力量	268
再当队长	275
女人缘的由来	285
读懂自己也就读懂了别人	297
厚积容易薄发难	309

◆ 前进·思想者

特殊的考试

邹向荣不动声色地向单位请了五天年假，用开玩笑的口吻和同事们说他想去北京玩玩，考察一下那里的雾霾情况，感受感受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大家都当他不过是想出去旅游散心罢了。而对于邹向荣来说，真正麻烦的还是如何面对家里人，尤其是对他的老婆孩子解释为什么后天要去北京，尽管他几天前就已经在网上订好了飞往北京的机票。

三个月前，邹向荣到省城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此之前，他已经悄悄地完成了网上报名及现场确认，连和他朝夕相处的人对此都没有丝毫察觉。对邹向荣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刻意的隐瞒，仅仅是为了保持风平浪静的生活空间。更何况，他为考研所做的准备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在老婆眼里他还是那个像天上人一般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在儿子面前他还是那个没大没小打打闹闹的“爸比”，在单位同事身边他还是那个安静沉稳却常常语出惊人的“大师”。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那些正在准备重要考试的人都应该如苦行僧般专注沉醉，可是没有人见过邹向荣哪怕一点点埋头苦读的样子，所以没有人能察觉到他一直处在考研的准备中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关于在省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那两天，邹向荣是这样和他爱人颜敏丽解释的：“这个周末去省城考试，要住两个晚上。”当时颜敏丽有些疑惑，因为眼前这个男人在十年前参加过两个注册类的考试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考试的事，所以她问他：“这次考什么？你不是说再考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吗？”邹向荣抿着嘴坏笑了一下：“嗯，这次考得有点特别，价值比较大。”简单的几句问答，对妻子就算交代过了。他是个奇怪的人，有着特有的思维方式，有时候很睿智，有时候很木讷，还有很多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一起生活十年了，她已经很明白了，

而且也已经习惯了他的各种状态。她知道，他虽然有些奇怪，但终究是个值得信赖、值得依靠的人。

那天邹向荣从省城考试回家后，颜敏丽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一回家后就搂起儿子亲来亲去，儿子则一边咯咯笑一边拼命用小手遮住脸不让爸爸的嘴亲到。邹向荣的这些举动在颜敏丽看来再平常不过。当已经九岁大的儿子奕宁问起爸爸这几天去省城考什么的时候，邹向荣一把托起儿子，似乎要把他抛到天空的样子，然后直起喉咙喊道：“爸比去考状元喽！”引得奕宁和他的外公、外婆哈哈大笑。直觉告诉颜敏丽，邹向荣这次去省城考试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她不愿意问他，她知道他肯定会自己说出来的，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

果然，三个月后的这天晚上，当颜敏丽安顿好儿子睡觉，正坐在客厅的长沙发里翻开平板电脑准备上会儿网的时候，原本在客厅角落里边看电视边做仰卧起坐的邹向荣笑嘻嘻地凑了过来，坐在她边上，欲说说不出的样子。颜敏丽看在眼里，故意不搭理他。邹向荣见状，干脆伸出左手摸着颜敏丽的大腿，然后把头慢慢地倚在她的右肩膀上。

颜敏丽把身体朝左边倾斜了半个身位，转头斜睨了一眼，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干吗？”

邹向荣趁机搭腔：“亲，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颜敏丽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下文，便懒洋洋问了一句：“什么事？”

邹向荣把原本搭在颜敏丽大腿上的左手抽了出来，轻轻搂在她的肩膀上，小心说道：“后天我想去趟北京。”

颜敏丽一惊，非常松弛的身躯登时像松柏一样硬挺了起来，原本一直看着Ipad的双眼忽然瞪大了，并转过来盯住邹向荣，问道：“怎么，又要出书？”

邹向荣赶紧解释：“不是不是，这次不是出书，哪有这么多书好出？”

听到邹向荣这样说，颜敏丽稍稍放松了些，继续问道：“那干什么去？”

邹向荣有些结巴地回答：“参……参加研……研究生复试。”

颜敏丽再次一惊，这一次是真的被惊住了，一手把Ipad放到一边，一手把邹向荣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移开，双脚依然盘在沙发上，上半身端端正正地转了个九十度，面对着邹向荣，怔怔地问：“你真的去考研究生了？”

邹向荣不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去考研究生了？”

大概是答案太过明显，对于这个提问颜敏丽显得有些不屑于回答，不过她还是说了：“书房里这么多考研的书，我原以为你又哪根筋搭错了，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一听颜敏丽这样说，邹向荣原本紧绷的脸一下子灿烂地笑了起来，不无得意地说：“不好意思，这次不小心弄成真的了。”

颜敏丽见不得邹向荣得意的样子，轻声呵斥道：“还笑！都几岁的人了，还去考研，真是吃了空的！”

邹向荣一下子收敛了起来，叹了口气，没有搭话。

颜敏丽看出邹向荣的失落，仍旧不消气，嗔怪道：“早就说了，你这个人就是自私，就在乎自己怎么想，从不管别人的感受。”

邹向荣一边深吸了一口气，一边仰头望了一眼天花板，然后将目光郑重地移向颜敏丽的眼睛，缓缓地说：“老婆，我活了这么久，才真正知道想干什么，才真正有那么一种持久的冲动。你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我变得更有活力了？”

颜敏丽延续着她的不满，讥诮地说：“活力！你哪天没有活力？以前么每天游泳、跑步，现在么隔三岔五打篮球，要不就是在外面喝酒、打牌。我看你是活力得过了头了！”

听见颜敏丽这样数落自己，邹向荣反而乐了起来。他最怕的是她不搭理他，如果她能够尽情地数落他，那反而是件好事。邹向荣故作无辜地说：“哪有这么忙，我心里最惦记的永远是你们娘俩。你看我这一年来几乎都不出去打牌了，外面吃饭也是偶尔，至于打篮球嘛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我是队长呢？”

颜敏丽听出邹向荣的矫情，打断他说：“屁，我说你这段时间怎么这么顾家了，原来是为了这个考试。”

邹向荣有点赌气地顶了一句：“有一件事能够让人专注地去做难道不值得称

赞吗？为什么我做的那些本来都值得褒奖的事情到了你这里全变得一无是处了？我真就想不明白了！”

颜敏丽看见邹向荣来劲了也就不再说什么，反正她眼前这个男人打定主意的事情几乎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他在她面前经常畏畏缩缩的样子，可是她能感觉到的不是他的软弱，反而是那种过度的自信，或者说是火一般的倔强，那种她怎么用冷水泼都泼不灭的桀骜气焰。

邹向荣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颜敏丽问邹向荣准备去研究什么，邹向荣告诉她是哲学。颜敏丽嘲讽地说你也就这点本事，每天就知道胡思乱想，让你去修个桌子椅子电器什么的都不会。邹向荣咧开嘴笑着说，幸好我有那么多缺点可以去改正，否则活着多没劲啊！颜敏丽又问在哪个大学，还说省城那么多大学不去，为什么要老远赶去北京。邹向荣哼了一下，有些傲慢地说，哲学这个专业要读就读北大，读别的学校的话还被人以为是去捞文凭的，倒不如不读。颜敏丽有些赞叹地说，哟，还北大呢，听起来真不错呀，终于圆了你儿时的梦。邹向荣受了夸奖越发得意起来，一本正经地说，儿时那个是梦，做过了就算了，现在这个是理想，才刚开始呢！

第二天早上，邹向荣比以往起得更早，如往常一般做好了早饭，然后边做俯卧撑边等着儿子起床后一起用餐。颜敏丽在邹向荣起床后不久也起来了，照例把前一天一家人留下的脏衣服搓洗干净后晾晒到阳台上。这一切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一样。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可是儿子还是睡得很香的样子，邹向荣拿起一本成语故事书在卧室里大声朗读起来。不一会儿，奕宁眨巴眨巴眼睛醒了过来，翻了个身朝四周看看，然后有些不满地说：“讨厌，吵死了！”邹向荣毫不理会，自顾自摇头晃脑地读去。又躺了两三分钟，奕宁溜下床撒了泡尿后就自个儿穿上衣服起床了。

一家人在餐桌旁静静地埋头吃饭，颜敏丽吃得少，所以每次都是最先吃好，然后就离开餐桌梳妆一番，脱下睡衣，换上警服，准备出发上班了。奕宁总是拖

在最后，不过对邹向荣来说，儿子能够不抱怨地把早饭吃干净就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如果奕宁偶尔能够竖起大拇指说今天的早饭还不错的话，那邹向荣就要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了。今天奕宁没怎么抱怨，只是慢条斯理地吃着。邹向荣吃好后立刻开始收拾碗筷。在他边洗着碗边哼着小调的时候，颜敏丽走进了厨房在他身后问了一句：“东西都准备好了吗？”邹向荣头也没回，“嗯”了一声说：“也没什么好带的，人带去就行了。”颜敏丽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说：“身份证别忘了。”邹向荣转过头来做了个鬼脸说：“这个还真差点就忘了。谢谢哦，亲。”从颜敏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她也不再多说什么，转过头去，边走边说：“那你自己小心点，我上班去了。”看老婆要走了，邹向荣赶紧把手擦干追出来，在门口的玄关处把正准备换鞋的颜敏丽一把抱住，用力把嘴凑上去要亲她的样子，颜敏丽稍许抵抗了一下，还是被邹向荣成功地亲在了右脸颊上。看到颜敏丽皱起眉头嘟起嘴巴一副厌恶的表情，得手后的邹向荣放肆地“呵呵呵”干笑起来，继续换着鞋的颜敏丽轻声说了句：“到了以后打电话。”邹向荣登时收起那副猴样，做了一个还算像样的军姿，压低声音吼了一声：“Yes, Madam!”因为玄关是个相对隐蔽的位置，在餐桌旁的奕宁浑然不觉所发生的一切，继续剥着他的水煮蛋，一副很专注的神情，也不知道此刻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直到妈妈喊了一声“奕宁，再见”，儿子才缓过神来应了一句“妈妈，再见”，而此时的邹向荣已经回到厨房继续他的清洁工作了。

每天送儿子上学这段路是这对父子最特别的交流时光。从家里到学校大概10分钟的步行路程，父子俩手牵着手从居住的小区西边侧门出来后，沿着马路一直朝南走就到了学校。奕宁刚入小学的头两天，邹向荣还开着车子去送他，因为这段时间路上的车特别拥挤，本来两分钟的车程往往要开上十来分钟，加之坐在后排的奕宁因为不适应走走停停的车子老是一副想晕车的样子，不胜其烦的邹向荣干脆建议儿子走路上学算了，没想到得到儿子全力拥护，于是每天早上走路上学校就固定了下来。当然，有时候碰上下雨天还是会用用车子的。不过这倒苦了邹向荣，因为儿子上学的学校和自己的单位是两个方向，先送儿子上学再步行去上班，火急火燎也要至少半个小时，体力不是问题，关键是出门的时间一定要掌握

好，否则非迟到不可。

不过，很快，邹向荣就喜欢上这种方式了。因为他发现，在送儿子上学这段路上可以毫受干扰地把他的那些特立独行的理念一点点灌输给奕宁，而奕宁也很喜欢这种交流方式。每天早上刚从家里出来，奕宁就会问爸爸：“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两年下来，他们无所不谈，天上地下、远古将来，凡是奕宁能想得出来的问题，邹向荣都要努力和他一起探讨一番。每天这十分钟，在邹向荣看来简直就像是又一块刚刚被发现的和氏璧一般珍贵，不但默默地影响着奕宁，对他自己也是无穷无尽的反思和洗礼，那种力量、那种价值，目前只有邹向荣自己能感觉到。每次目送儿子在校园远去后，邹向荣就会以风一般的速度向工作单位快步走去，他走路的姿势很稳，也很有劲，在早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路上很引人注目。但邹向荣不管这些，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只管走自己的路。尽管他走得很快，但是他的内心通常都是很安静的，所以他往往可以把路上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这一年来，在这段路上，他背诵过英语，琢磨过政治，做过数学题，还试图解释过各种各样常人无法理解的哲学名词。有一次，父子俩在路上讨论起步行上学的意义时，他们共同总结出几大优点：健康、环保、省钱、增进交流，还有一个最重要，那就是学习和探索。

这天，刚从家里的电梯出来，奕宁就问爸爸：“爸比，你去北京干吗？”

邹向荣牵起儿子的手，带着些许愧疚之情地回答道：“去参加一次考试。如果考试通过的话，爸比就不能经常陪在你身边了。”邹向荣原本并不喜欢“爸比”这个称呼，但最近因为一个电视节目很流行，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叫他们的爸爸，奕宁也是。所以，每当邹向荣和儿子亲近的时候，他也会很自然地用上这个词语。

奕宁一听赶紧问道：“那你考试能通过吗？”

邹向荣耸耸肩膀说：“这个很难说呀，决定权好像不在我这里。我这考试和你参加过的考试不一样，你的那些考试就由你自己把握，而我这个却要看人脸

色了。”

奕宁接着问道：“那你想通过考试吗？还有，你通过考试后为什么就不能陪我了？”

奕宁其实想问的是“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爸比居然不陪我了”，邹向荣完全理解奕宁的感受，他缓缓地解释道：“爸比既然要去参加考试，自然是希望通过的。如果考试通过了，爸比就要留在北京和你一样在学校里读书了。当然，如果没有通过，爸比也一样开心，因为这样爸比可以继续和奕宁一起学习。”

奕宁眉毛高高扬起，同时睁大双眼露出惊讶的表情：“什么？你还要上学读书？”

邹向荣微微一笑，说：“是啊，活到老学到老嘛。如果自己喜欢学习，而且又拥有好的学习环境，那该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奕宁还是有些不解地追问道：“那你怎么上班呢？”

邹向荣呵呵一笑，答道：“那爸比就辞职不干了呀！”

奕宁又露出那副惊讶的表情，并且用小手不停地点着邹向荣说：“那你、你、你，难道还要我们养你啊？”

邹向荣哈哈大笑起来，引来周围众多目光，他自知有些失态，于是弯下腰俯在儿子耳边压低声音说道：“爸比可不是你啊，还需要人来养。到时候爸比自然有办法养活自己的。”

话说到这里，父子俩已经站在了校门口，奕宁还想接着问“那你会有什么办法”之类的问题，邹向荣也不多解释了，蹲下来双手扶在奕宁的肩膀上，注视着他并且郑重地交代道：“我不在家的这几天不光要照顾好自己，还要把妈妈也保护好，知道吗？”奕宁深深地看了邹向荣一眼，没有做什么承诺，然后直接走进校园。邹向荣目送着奕宁，直到看不到他了，才调转头朝家里走去。今天不用赶去上班，回去的路上邹向荣不似往常般风风火火，而是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路上他又把即将开启的行程在脑子里细细地推演了一遍。

有缘千里来相会

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候机的时候邹向荣已经仔细查看了北京市区的地图，而且通过网络又确认了一遍从机场到北京大学的乘车路线，所以他下了飞机后一路看着指示牌，轻车熟路地就坐上了轻轨。到了东直门，转乘地铁2号线来到了西直门，再换乘4号线，很顺利就到了北大东门附近。在邹向荣眼里，北京除了比别的大都市更为喧嚣外，并没有显现出其应有的文明高度，一样有在公共场合吸烟的人，一样有不礼让行人的汽车，一样有拥挤混乱不整齐的队列。当然，他并没有想挖苦北京人的意思，也并不认为北京人应该比其他中国人有更多的担当，即便要担当，也应该是大家一起来担当。

确定好北大的位置后，邹向荣开始寻找那家几天前在网上预订好的旅社——银都快捷连锁酒店。现在的网络给人们带来的极大便利是几十年前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就在近百年来人们还在感叹电器时代的优越性时，竟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人类又跨入了另一个纪元——网络时代。然而相对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的极大的物质繁荣，人类的思想，尤其是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不但没有繁荣起来，反而有萎缩的趋势。如果把以前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看作是一种幸福的话，那么今天，同样是生产力的发展却导致人们疏懒于脑力活动，这必将是巨大的悲哀。

问了两个学生模样的赶路人后，邹向荣很快就在一家书店旁边找到了那家旅社。邹向荣一边办理入住手续，一边给老婆颜敏丽打个电话道平安，接着把仅装着几件内衣的手提袋往房间里一放，顺便留意了一下房间设施和周围环境后就离开了。邹向荣并不是一个对所有新鲜环境都会感到好奇的人，北京的高楼大厦在他眼里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也不喜欢逛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他就像一个

木头人，他的目标还是心仪已久的北大校园。

在北大东门口，邹向荣模仿前面的人流在一台仪器上刷过身份证，走进校园的那一刻他特意和保安对视了一眼。本来他希望引来门卫的盘问，这样他可以顺便了解一下明天研究生复试的具体位置，但是没有如愿。据说北大的校园是对外开放的，看来果然如此。不过邹向荣仍然不满意，走进校园后又远远地观察了几分钟，直到确信那几个保安虽然一直放行却始终留意过往的人群，他才满意地继续前行。此前，邹向荣猜想校园对外开放应当是有限度的，虽然坏人并不都是凶神恶煞，但如果对那些一看就是不怀好意的人还不加询问的任意放行那就不可理解了。但是从保安的眼神中邹向荣看到了一份警觉，也就侧面印证了他的猜想。

就在离东门不远的逸夫楼前，邹向荣仔细端详了起来。虽然是建筑专业出身，而且在政府机关从事建筑行业管理已有十来年，但是他却对这幢大楼的结构、外形并不感兴趣，只怔怔望着“逸夫”二字。这位昔日的娱乐界大亨在他107岁那年辞别了人世，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这位老人共向内地捐赠了47亿港元，兴建了6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遍及各地的逸夫学校、逸夫医院，还有很多高校内的逸夫楼就是最好的见证。一个人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持之以恒地做善事，特别是做那些他认为最要紧的善事，这种善心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值得被怀念的。

朝西走了不远，邹向荣看到一块指示牌上写着“百年讲堂”，便想着这会不会是一座古建筑。于是他顺着箭头的方向大约走了二十来米，不料一座雄伟的现代建筑赫然眼前。现今，其实对北大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座百年讲堂从2000年开始正式启用，不胜枚举的中外名人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英姿勃发的身影，同时又向世人分享了他们的思想或艺术成果，所以只要稍留心的人就能通过各种媒体领略百年讲堂的风采，可是这个自称从小就向往北大的人竟然对此浑然不觉。邹向荣没有对自己的误判感到一丝惊讶或者惭愧，他转而对这个建筑产生了一些兴趣。在他看来，不俗的建筑一定包含着不俗的理念，而眼前这座建筑，一定包

含着北大的理念。宽大的底盘、充满棱角的线条配上塔形的屋面、满铺花岗岩的外立面，是否寓意着宽容、犀利以及厚重？宽容才能接纳乃至壮大，犀利才能明辨是非以确定前行的方向，而厚重才能稳住根基把持住方向。邹向荣想，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最早承担起全方位传承中国文明的地方，理当配上这些寓意。

就在邹向荣独自沉思的时候，一个清脆甜美又带着笑意的声音打断了他：“这位老师好！请问人文学苑在哪儿呀？”邹向荣抬起头注意到在自己的右后方毕恭毕敬地站着一位穿着深蓝色羽绒衣的女孩，双手交叉放在腹前，正笑呵呵地看着他。邹向荣转过身去，又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以确定这位女孩是在和自己打招呼，然后咧咧嘴一笑说道：“不好意思，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次来这里。”那女孩微微吐了下舌头，耸耸肩膀说：“哦，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北大里的人好像都不是北大的。呵呵，没关系，我自己再找找。”邹向荣点了点头，看着女孩转身离去，似乎想起什么来：怎么这个地名这么熟悉？呀，这不就是明天要参加复试的地方吗？

看到那个女孩飞一般地远去，邹向荣也不叫住她，继续自顾自慢悠悠朝前走去，路上他在想，那个女孩是不是也是来参加复试的？这氛围，还真有点像古时候进京赶考的意思：各地的考生纷纷涌来，有的激昂，有的紧张，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忐忑不安，而像邹向荣这般年纪较大的则多了份淡然。绕过百年讲堂走，邹向荣发现前方一座四合院似的建筑，门匾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哲学楼”，不过从大门的状态看这座小院已经被封起来了，院落里只矗立着一棵苍老的槐树，看起来还有些生机。邹向荣心想，也许哲学楼已经迁入人文学苑了吧。

突然，一阵猛烈的喝彩声传来。邹向荣张望过去，即刻发现一片运动场，而离他最近的正是他喜欢的篮球场。此时正是下午时分，春日的阳光在北京还感觉不到太多的暖意，许多年轻的学生正在肆意地奔跑着。邹向荣走近细看，才知道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的室外篮球场。邹向荣向来喜欢运动，尤其偏爱篮球，如果今天是个纯休闲的日子，估计他就按捺不住也冲进球场和这帮年轻人耍起来